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

國立北京大學 中國民俗學會 民俗叢書專號 ② · 民族篇 ·

- VOL. I 中國民族系統類概述 胡耐安著 (1967)
- 雲南民族調查 楊成志著 (1930)
- 羅羅巫師·經典 楊成志著 (1931)
- II 兩廣猺山調查 龐新民著並序 (1934)
- 猺山調查 任國榮·石聲漢等著 (1928)
- 花籃猺社會組織 王同惠著 (1936)
- III 西南民族研究 余永梁等著 (1928)
- 五指山問黎記 黃 強著並序 (1928)
- IV 貴州苗夷歌謠 陳國鈞錄譯 (1942)
- V 廣西特種民族歌謠 陳志良編著並序 (1940)
- 康藏滇邊歌謠 劉家駒譯註並序 (1948)
- VI 台灣東部山地民族 陳國鈞著 (1957)
- VII 台灣土著始祖傳說 陳國鈞著 (1966)
- VIII 台灣土著生育習俗 陳國鈞著 (1963)
- IX 台灣土著成年習俗 陳國鈞著 (1963)
- X 台灣土著特別祭儀 陳國鈞著 (1963)
- 蘭 嶼 雅 美 族 陳國鈞著 (1963)
- 南勢阿美族娛樂活動 陳國鈞著 (1956)

SUPPLEMENT OF
FOLKLORE & FOLKLITERATURE
SERIES OF NATIONAL PEKING
UNIVERSITY &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② Chinese Tribes

- Vol. I.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ETHNO-GROUPS by Hu Nai-an
- LOLO WIZARDS OF YUNNAN & THEIR
SACRED CANONS by Young Ching-chi
- SURVEY OF TRIBES IN YUNNAN
by Young Ching-chi
- II. SURVEY OF YAO TRIBE IN KWANGTUNG
& KWANGSI by P'ang Hsin-min
- SURVEY OF YAO TRIBE IN KWANGSI
by Jen Kuo-yung
Shih Sheng-han
- SURVEY OF SOCIAL ORGANIZATION
OF YAO TRIBE by Wang Tung-wei
- III. STUDIES IN TRIBES OF SOUTHWEST CHINA
by Yu Yung-liang
etc.
- SURVEY OF LI TRIBE IN HAINAN KWANGTUNG
by Wang Chiang

- IV. FOLKSONGS OF MIAO TRIBES IN KWEICHOW
by Chen Kuo-chun
- V. FOLKSONGS TRIBES IN KWANGSI
by Chen Chih-liang
- FOLKSONGS OF TRIBES IN SIKANG,
YUNNAN AND TIBET by Liu Chia-chu
- VI. STUDIES IN TRIBES OF EASTERN TAIWAN
by Chen Kuo-chun
- VII. STUDIES IN LEGENDS ABOUT EARLIEST
ANCESTERS OF TAIWAN TRIBES
by Chen Kuo-chun
- VIII. STUDIES IN BIRTH CUSTOMS OF
TAIWAN TRIBES by Chen Kuo-chun
- IX. STUDIES ON COMING OF AGE IN
TAIWAN TRIBES by Chen Kuo-chun
- X. STUDIES IN SPECIAL RITES OF
TAIWAN TRIBES by Chen Kuo-chun
- SURVEY OF BOTEL TOBAGO IN TAIWAN
by Chen Kuo-chun
- FOLKPLAYS OF AMI TRIBE IN TAIWAN
by Chen Kuo-chun



SUPPLEMENT ①

Chinese Dishes & Drin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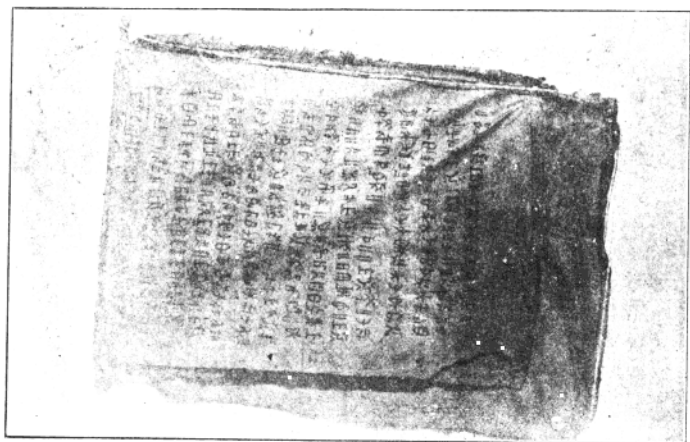
in 73 collections, 12 volumes, US\$10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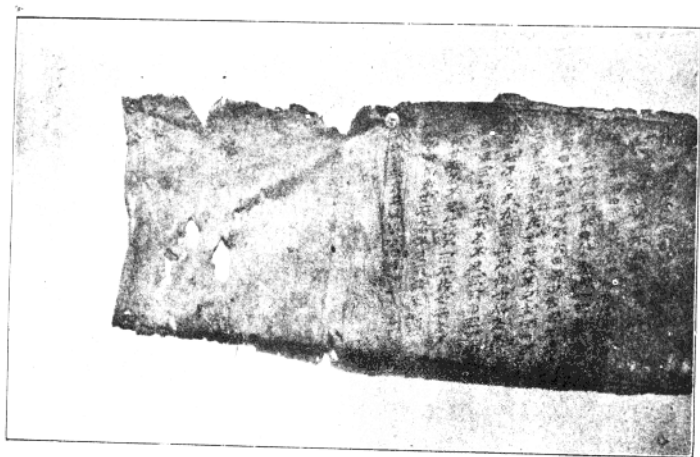
(圖一) 獨立羅羅“畢摩”在山上誦經祭送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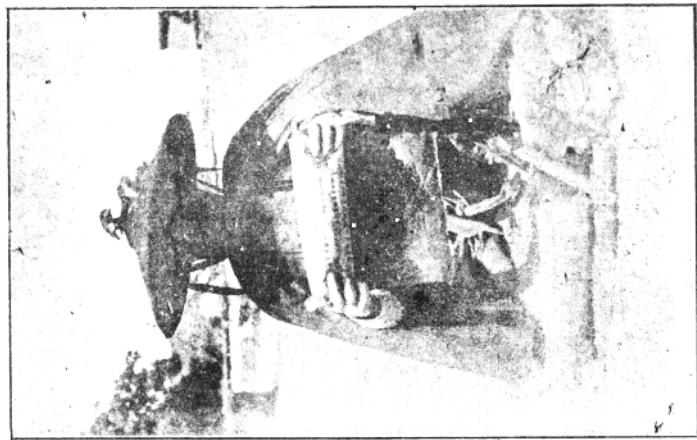
(圖二) 散民“觀爸”在五穀會誦經祭獻的情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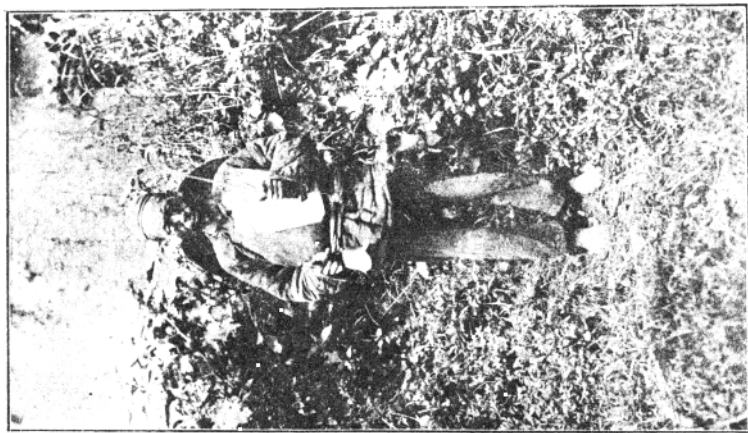
(圖三) 獨立羅經的模型 (長八寸寬一尺二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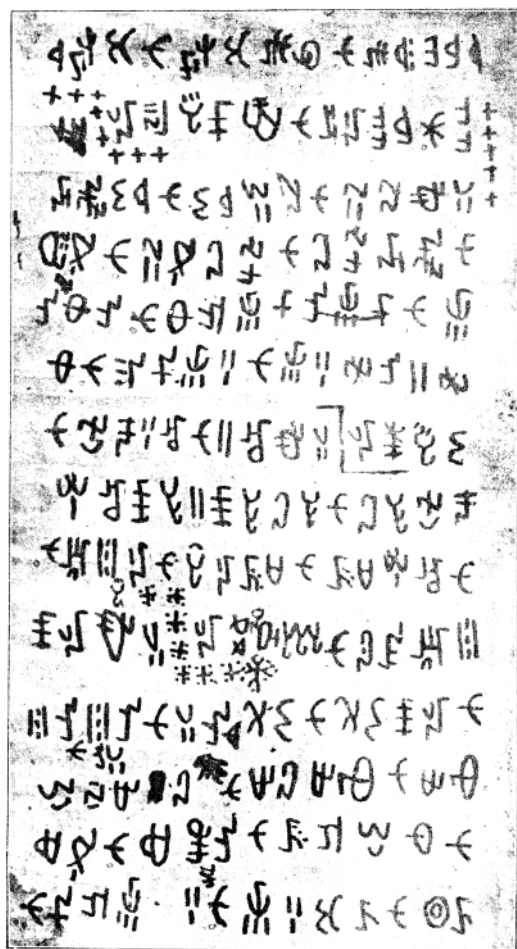
(圖四) 散民經的模型 (長四寸寬八寸)



(圖五) 獨立羅維“畢摩”誦經時的姿勢與裝束



(圖六) 散民“朗爸”誦經時的裝束



(圖七) 獨立羅羅經 畢摩世系譜的第一頁

雲南羅羅族的巫師及其經典

楊 成 志

(一)導言

(二)羅羅經典與巫師的關係

(三)羅羅經典的內容

(四)羅羅經典的兩實例

(五)羅羅經典的分類

(六)一百三十部羅羅經典的原名

(一)

雲南的羅羅，向來被世人目爲原始的或野蠻的民族，然其原始的程度怎樣及其野蠻的實況如何，則很少人能說出其究竟來，換言之，他們只知道羅羅是蠻夷化外之民不能同中國，却不悟到羅羅原是具有圓顛方趾和四肢五官的人類本同我們一樣；所異者因交通的障礙，傳統的保存，語言的遞續，和食物的慣習，故形成其不能與我們絕對相同的人類社會而已。然而其黑直的髮，黃而稍帶櫻色的臉，白肝黑暗的眼，凸鼻突額和長方的頭，雖不能和漢族完全一樣，（其實我國的內地各省人民的體格，也有很大的差別。）大概也同屬於蒙古利亞人種吧。

話雖如此說，然而在事實上，我國自有史以來，雲南數百萬衆的羅羅確是受盡漢族的踐踏而退居於高山險阻或叢林密佈的地方的殘

餘民族，漢人視他們固如蠢豕獐犬，他們視漢人亦如洪水猛獸。由隔閡而懷疑，由懷疑而互惡，由互惡而相鬥殺，這是自然的趨勢。稍知滇事沿革的人，便可詳其仔細的。然而現在不是「征蠻」或「討夷」的專制時代，却是民族解放和學術開掘的啓明時代了。政治方面不特要扶助弱小民族，同躋於平等的地位；同時學術方面也要探討其文化的結晶，社會的秘密，生活和慣俗的方式……來做民族學研究的新園地。我幸得適逢其時，曾和羅羅族同討生活近兩年，自慶得些從來未爲國內學術界所注目的羅羅寶貝——經典——回來，不敢自私，謹將其底蘊介紹出來，願有志於此道者同來欣賞！

(二)

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其巫師的存在，如西北利亞的Shaman；北美洲的Medicine-man；非洲剛果的Nganga ngombo (Witch-finder)；阿拉伯的Magician；馬來的Pawang；英屬支安那的Peaiman；英倫的Wizard, Sorcerer, Wise-man, Couning-man或Conjurer, Witch……，(1)他們的職業，或誦經唸咒，或操卦占卜，或祝福禳祓，或施妖術，或招幸運，或變換體物，或預知未來，或傳授作術，或依神自動，或擊鼓跳舞，或持枝洒除，或驅鬼醫人，或捉怪降仇，……舉凡聲音，字句，姿勢，舉動，程序，地方，時間，數目，指數，色澤和滋味，都是他們的巫術權力(Magical power)，真所謂光怪陸離，無奇不有了！至羅羅的巫師又是怎樣呢？大概說來可分做兩種：

一曰醫術師，男的漢語稱爲「端公」(同Sorcerer)，女的稱爲「師媽」(同Witch)，他們不受師傳，憑神施術，人有疾病，即聘至其家，作法祓除。其施術的情

(1) 見 C. S. Burne—The Handbook of Folk-lore 第九章 magic art.

咒，口唸咒語，手擊皮鼓，頭搖，身動，足加踏舞，表示神力的威猛。這種醫術師，即我國稱為巫醫的便是。論語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廣雅曰：「醫巫也。」古今醫統（轉引古今圖書集成醫術典二五卷）曰：「以巫而替醫，故曰巫醫也。」又曰：「……擊鼓舞趨祈禳疾病曰巫醫，是則巫覡之徒，不知醫藥之理者，……」這種擊鼓舞趨祈禳疾病的巫醫，在不識用藥而又深信鬼神的羅羅族中，確是占極重要的社會地位，又是民族學上的寶貴資料，我們不能稍加以忽視的。

二曰方術師(Wizard)，也可稱為祭司(Wizard-Priest)或「智人」(Wise-man)，惟在其本族則稱為𠵿𠵿(Bi-mo)，漢語則稱為「畢摩」或「覡爸」這種「畢摩」的出處，責務和權力，與「端公」或「師媽」所具的不同。因為他是羅羅族中的智囊或史官，操執經典和認識文字的唯一優秀人物。有師傳授一切的秘學(Occult Science)，却不像僅憑依神權施術，不識經典的「端公」或「師媽」那樣超自然力的。

因為「畢摩」是經典的專業者，所以在未說及經典以前，應先把「畢摩」究竟是一個甚麼樣的人弄個明白，以下約畧加以分析：

1. 釋名——𠵿是道的意思，𠵿是老的意思，羅羅文是形容詞在名詞之後的，合起來講，便是能知羣經而識掌故的老道人。這是羅羅字義的解釋。至於漢族稱他們為「覡爸」者，又自有其根據：

- a. 說文：「覡，能齋肅事神明也；在男曰覡，在女曰巫。」
- b. 抱朴子論仙篇：「……見鬼者，在男為覡，在女為巫。當領自然，非可學而得……」
- c. 賈公彥周禮神仕疏：「男子陽，有兩稱：名巫，名覡；女子陰，不變，直名巫，無覡。」

從上諸說，可以明白覡字的定義；至所謂「覡」者是尊稱父輩或長老之詞，所以「覡」兩字的意譯，與𡗗的原義實沒有多大出入。

2. 家世和職責——按「畢摩」起原的傳說，在川滇交界的獨立羅羅以爲猴與雉係傳授經書的始祖。⁽¹⁾ 昆明諸羅羅族則認李老君爲祖師。⁽²⁾要之，其秘學的傳授，俱係世代遞沿的。獨立羅羅的「畢摩」多姓𡗗 ^①，(Bi tsiu) 昆明諸「覡」原多姓畢，(如畢登科，畢道仙……等)蓋可證明其所由來。其職責大別言之，約有四事：(1)掌理祖傳的經咒，爲人所祝禱祓；(2)齋肅事神，又能以陰陽五行之術，爲人占卜；(3)能推吉凶禍福之事，使人招致或預防；(4)有的更能兼治疾病及施魔術或符咒簡言之蓋兼巫師與祭司的職責的。

3. 獻神的情況及道具——羅羅最信神權，祭獻必請「覡」祭獻的地方，有在山上的，有在崖上或林中的，有在村寨門口的，有在家內的，隨事而定，不能劃一。要之，當「覡」被邀請作道場時，他必須戴篋笠，身披氍毹，肩負書包(內藏經典)及其他如道鈴，卦簽，或神像(昆明覡所崇拜的老君)……也是必需之品。當做道場時，獨立羅羅的畢摩，坐而誦其經咒，不尙跪拜，以木削或樹枝等插於地上，以酒，雞，豬，羊，牛等爲犧牲，並吹角爲號。(參看圖片一) 昆明諸羅羅族的「覡」，則深受漢族道士或和尚的影響，尙跪拜而誦其經典，除茶酒及五牲做祭物外，又尙香燭，錠，紙等冥物。同時必掛起李老君像及各種神位，(參看第四段散民族神名)前擺一桌上陳香爐，米斗，茶酒杯，祭品祭文或禱文冥紙……等具，恰與漢族祭獻的情形相像。(參看圖片二)換言之，前者屬於原始的祭獻，後者屬於漢化的安撫。兩者的儀式雖不同，然均與經典有密切關係的。

(1) 與(2)俱見拙著羅羅文的起原及其內容一文內。

(三)

羅羅文爲單音制 (Monosyllabic system) 的文字，與漢文一字一音的一樣。惟其書寫的次序是由左而右的直行式，與漢文由右而左的直行式迥殊，⁽¹⁾其應用完全是屬於咒術宗教的對象 (Magico-Religious Objects)，如請神，禱祝，祈福，筮卜，占卦，咒術和符籙……記載的，雖從前曾用其文字來書碑記；⁽²⁾或作印文；⁽³⁾或爲文告，⁽⁴⁾或書寫文契及對聯；⁽⁵⁾然時至今日，一因任何人(自土司，酋長以至小百姓或娃子)完全不懂其己族的文字；二因「畢摩」或「覓芭」，日見減少或失傳；國立羅羅，每個部落中只存有「畢摩」兩三人；昆明 羅羅族中人口約七八萬，僅有「覓芭」八家。)三因其文字不敷應用及失傳了許多奧義深意；四因漢族的文化在直接和間接上漸漸

(1) 詳見拙著雲南民族調查報告中羅字典章。

(2) 黃誠 沈錫 寄廬隨筆五四頁曰：「段氏會盟碑，明政三年歲次辛未，其文右行，舊在雲南 南寧縣北二十里三岔古城，後沒于土，康熙十八年復爲營兵掘出；咸豐二年移置城內武侯祠，字還寸餘，大類李北海書，惟其中半錯夷語，多不可解……」

(3) 雲南 昭通 張希魯先生曾購度銅質刻羅羅文印章一顆，函我收定。六個字中我認識四個，蓋古代羅羅土司印，章也。

(4) 袁嘉穀漢譯的夷經曰：「夷經皆靈字，狀類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斷陰晴，在酋長左右，⁽⁷⁾凡疑必取決焉。羅羅之高者精習華文，大小靈碑(東晉時物，今在雲南 騰涼縣)是也。通行則仍用夷文，漢聚云：白羅羅文告，必用靈字，可證。」

(5) 吾師卞 $\odot \text{ot} \propto$ (Bitsin o'ho) 曾用其文字寫一長函給我做紀念品；昆明 放 民族有用羅羅文寫的對聯多副。

的沒入或潛移，所以羅羅文字的實際效用只剩其宗教形式的軀殼了！

以下且分爲兩方面來說：一爲經的形式，一爲經的實質。

1. 經典的形式 羅羅經典係神秘的寶物，不能任意褻瀆，故獨立羅羅的「畢摩」以羊皮製成的書包裝藏之；昆明的「覓爸」則以布來裹。其經典的裝訂，獨立羅羅以一幼竹縫聯經的左緣，用黑布爲經皮，由左而右可捲成一捆，竹的上端繫一線，當經捲成捆時作結束之。上古所謂卷書者，這可做一種證物。（參看圖片三）昆明的「覓爸」經，與中國線裝書的訂成適相反，因他們是在經的左邊用線來聯成的。（參看圖片四）至於造成經書的紙筆墨三者，則昆明「覓爸」所用已經同化於漢人，無足多述，惟獨立羅羅是用川滇土製的棉紙，（廣州叫做紗紙的）用木枝削尖爲筆，用鍋底的黑烟融水爲墨來寫成的，這似乎比較原始些。

2. 經典的實質 羅羅經的語句，多係五言，意義簡樸，音韻自然。且其段落分明，毫無錯亂。雖其中有長短句，要之，誦誦起來，也極合着節奏，純是一種古詩詞的上品！關於請神的經典，其中神名也一個一個地列舉出來，沒有倒置或紛歧之弊；（參看下段神名）關於咒語和符籙的能加以註解和舉例；關於插圖（如昆明夷人的占卜書有四十餘張受過漢化的手畫圖解）的，也能使人物均稱和表出經中的深意。至其字畫的古勁和秀麗，更可做我國文字學家的參考品。

(四)

羅羅經典的一般內容，既如上述，在此應提及的就是關於經文的原型問題。因為通達其原經，才能領悟其文字的模態和詞語的法則；同時也可深透其思想的結晶和文化的程度。這是無論研究何部族的學人，毋不視此為一種重要的工作。所以，保羅費亞 Paul Vial 當他編 *Dictionnaire Français-Lolo* (法羅字典) 舉出羅羅文的六種實例；⁽¹⁾吾友李芳桂博士，當他編 *Mattole, An Athabaskan Language* (加拿大的一種民族) 時，必附 *A Coyote Story* (II) (谷窩的故事) 於書末。這可見當今學人對 Text 的注重，已成為研究語言學或文字學的通例了。

我們要將羅羅的經典說個究竟來，當然不能逃出例外的。那末，我便把獨立羅羅和散民羅羅兩種經書介紹出來吧。前者是一本關於十二生肖的迷信，後者是關於四十六位神的崇拜。這兩者的語言文字，因地理的間隔和受漢族文化影響的差馳，自然產生出許多殊異的特徵。要之，其根本的觀念，在直接上或間接上俱與漢族文化發生密切的關聯。何以證明呢？先說十二生肖（即十二地支）的問題。據十二生肖的起

1 (1) *Généalogie* 羅羅的世系，(2) *Un Rêve* 一個夢，(3) *Pourquoi La Terre est Ridée* 陸地如何剛硬起來，(4) *Elegie* 挽歌，(5) *Le Sacrement De L'Eucharistie* 聖餐的禮節，(6) *Acte de Contrition* 懺悔的新禱。

II 敘述谷窩如何變成鴨、人、鹿、熊、及狗的一首對話故事，簡要而又饒有地方色彩的風味。

原，或言始於中國(1)，或言始於印度(2)，或言始於埃及(3)，或希臘，或迦勒底，或土耳其，或巴比倫，紛紜其說，莫衷一是。然就我國十千十二支的歷史遺物(即從殷墟發掘出來的骨甲片上的象形文)考察起來，其年代之遠已有三千五六百年了。所謂「十千」是表示一旬內日數的符號；所謂「十二支」是表示一年十二個月的符號。茲捨「十千」而論「十二支」，「十二支」的應用，在當時所指示的，「子」爲正月，「丑」爲二月，順序而下，至「亥」爲十二月。現在獨立羅羅所通行的便是這一種曆法，他們的過新年，是在廢曆十一月，他們以屬「鼠」爲正月，屬「牛」爲二月，順序而下以至屬「猪」爲十二月。這較諸廢曆(夏曆)以「子」爲十一月，「丑」爲十二月，「寅」爲正月，爲甚麼竟差了兩個月呢？溯其原因，「夏曆」的推行，是當紀元前七世紀春秋時代由天文觀測法所改定的曆法，所以，便把所謂「周正之正月」推翻了去。獨立羅羅能保存中國的古曆，這不能不令我們起相當的注意。

其次，關於散民族的四十六位神名，無疑地我們可斷定完全是由漢族譯出來的東西。欲知仔細，可看下頭的解釋，在此恕不多及。

茲且把其原經照錄並加解釋如下：

(1) 十千與十二支的起原，普通都認爲根據於黃帝時代所作的五行說。然其名稱始見于後漢的論衡物勢篇與四時篇。雖先秦時代有「十日十二辰」的名稱，漢初有「十母十二子」的名稱，又稱爲「十幹十二枝」。然諸說均後於殷代骨甲文所載的「十千十二支」。根據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發達程序，可證明此說發原於中國無疑。

(2) 大集經第二十四卷北涼時大方等所譯言及印度的十二支獸名稱：屬南方者爲毒蛇，馬，羊；屬西方者爲獼猴，雞，犬；屬北方者爲猪，鼠，牛；屬東方者爲獅子，兔，龍。

(3) 埃及有十二獸，其名稱爲貓，犬，蛇，甲蟲，鼠，獅子，山羊，牡牛，鷹，猿，紅鶴？(ibisu)等。

